

【格桑梅朵】

Part 1

李東海連說一句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擺了擺手靠著一塊比較大的岩石就坐了下來。在大石頭的陰影下他終於能眨了眨眼皮，長久地曝曬讓他的眼睛一直是眯著的狀態，有些輕微的痙攣。歇了兩口氣正準備說話的他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仿佛能把肺都給咳出來似的，整片地區能聽見的聲音只有風聲和他連綿不斷的咳嗽聲。

等他停下來的時候，一直捂著嘴的手裏滿是白色和粉紅色的泡沫痰。東海渾身乏力只得靠躺在岩石上。

這下金屬旭徹底反應過來了，李東海這樣絕對是高原反應啊。

.....

李東海只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覺有人把他帶著在往前走，身體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然後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一直有個溫柔的聲音在對他說，不要睡著了，不要睡著了。

那個聲音模模糊糊的，聽不大清楚，像是金屬旭的調侃語氣，像是曹圭賢的無奈聲音，像是李晟敏的發飆怒吼，像是Vera的嚴厲指責，像是很久沒有聽過了爸爸媽媽貼心關懷。

又或者像是，那個明明溫柔流露了一地還是強裝著冰冷，有些寵溺又有些無可奈何，裏面還有一分縱容夾雜著約束的人。

是李赫宰啊，李赫宰啊。

一定是病得糊塗了，不然怎麼會產生了這麼多的幻覺呢，最可笑的是明明斷了的情重新再回到他枯竭已久的心裏。

眼前有很多明明滅滅的光一直在交替，看的一直很不清楚，實在是太累了，沒有力氣去掀開一直合攏的眼皮。

而那個聲音一直在他耳邊忽遠忽近地地方輕輕呼喚著，只是現在變成了“安心睡吧”，直到眼前最後一絲光都熄滅，整個人完完全全陷入了睡眠，耳邊的那個聲音還是一直在響著。

Part2

李赫宰今天加班到很晚，最後離開的時候整棟樓裏只有他一個人了，這個月的作家拖稿太嚴重了，程度簡直堪比當年的李東海了。揉著酸痛發脹的太陽穴，出門就看到對面有個強烈刺激他視網膜的人站在紅綠燈下。

站在這邊的馬路邊，看著紅綠燈一秒一秒一秒地由紅燈變成黃燈，最後變成綠燈。盯著對面那個站著不動的人，最後還是自己走了過去，跟李東海這種需要順毛摸的人較勁是沒有必要的。

“等很久了？”

“嗯。”李東海很直接地嗯了一聲，他真的等了很久，從中午無意識晃到這裏來後就一直站在這裏沒挪動過了，腳都麻掉了。

“你嘴唇都青了，很冷嗎？”說著把自己的圍巾解了下來繞到李東海本來就已經系了一條厚實圍巾的脖子上，看起來有點像，呃.....腫瘤增生？

“其實不是很冷，因為穿了很多。”

李赫宰覺得自己這輩子幹得最不符合自己性格的事情就是在這一瞬間把李東海抱住了，抱的很緊很緊，兩人厚重的衣服上都帶著冬天的寒氣。呢子大衣咯得他的下巴很不舒服，但是他還是堅持著那個動作沒有變，直到李東海呼出的氣染濕了他空著的脖頸。

“歡迎回來，東海。”

這一定是這個世界上最動聽的情話了，李東海這麼想著。

這個冬天開始下第二場雪的時候，他們又在一起了，因為李東海忘記買電公寓沒有暖氣，所以被某人強行搬移到了他的家裏，美名其曰暫時逗留。

平安夜的時候，他們一起上街，李東海依舊穿的像一隻臃腫的白熊，而李赫宰發揚著冰山風格只是套了件針織衫穿了大衣就出門。

街上和往年一樣有很多人，擁擠的程度就是馬路成了天然停車場，李東海同學又開始宣揚他那優秀的大腦說沒開車出來真是正確的決定。

等他們和人群一起挪到中央廣場的時候已經接近十二點了，廣場上人很多，很熱鬧。他們剛剛站穩，鐘樓開始敲鐘了。

一聲，兩聲，三聲……二十三聲，二十四聲……

二十五聲。

平安夜的時候鐘樓會比往常多敲一聲。

今年冬天的雪好像特別的多，現在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場了，紛紛揚揚就像安靜的煙花。

“過幾天回公寓把你的東西清理一下，搬到我那去吧。”

“好。”

這一次李東海沒有反抗，他不再想有任何遺憾了。

有沒有哪里有一滴巨大的樹脂，能把這一刻凝結成永恆的琥珀。

【立夏】

Part1

突然有一雙手遮住了所有光線，“想哭就哭吧，我看不見。”

“我們總會面對很多我們無法選擇的事情，但是最後，不管選擇過程再艱難，我們不都是做出了一個決定麼？”

“這大概就是，人為什麼會被稱之為人的原因吧！”

“很多你周圍的人，甚至你的親人，他們不瞭解你真正的想法，他們無心說出來的話可能會對你造成傷害。”

“這不是你的錯，因為你有選擇的權利；當然也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只是關心你。你沒有把內心真實的想法說出來過，所以他們不知道。”

“雖然所有人都希望你怎樣怎樣，可這是你自己的人生，由你自己來決定的人生啊！”

“而總有人不問為什麼就會相信你的，總有人不知道原因就會支持你的，總有人不用看結果就知道你的決定一定是對的。”

那時候我忘了問，你是不是，就是那個人。

啜泣聲變得越來越大，儘管李東海咬緊了牙關不讓聲音發出來，可是那些嗚咽的聲音卻隨著一滴一滴淚水流了出來。

中間還夾雜著一些斷斷續續的字句，“我會的。我會的。”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我全都懂得，我知道李東海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個人。

我連為什麼都不用問，就全部相信你的。

Part2

李東海搖搖腦袋，走出新的教室，其實沒什麼不一樣。每個教室都是一樣的，講臺桌子、多媒體設備、空調電扇，甚至黑板和板擦也都是一樣的。

後面黑板上還殘留著高考考場的痕跡，貼著八張白色大紙，上面印著八個大字。

“誠實應考，沉著答題”

李東海站在教室門口看這層樓的盡頭，也和二樓沒什麼不一樣。

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以後每天又要多爬一層樓梯了。

李赫宰還沒上來，李東海趴在欄杆上看籃球場上揮汗如雨的高一生，仿佛看見了自己當初的影子，哦不，應該是李赫宰當初的影子。

原來時間真的這麼快。

自己也成了高塔里的金絲雀。

【第二十七支白玫瑰】

我沒有什麼好話可以安慰他，這種類型的話我並不擅長，因為起不到幫忙的作用所以不願輕易開口說這些空口白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著他，讓他至少不是一個人。

畢竟今天不是一個什麼暖和日子，站到半夜我直感覺涼氣從腳底往身上竄，我還是穿著外套大衣全副武裝，而李東海卻只穿了一套薄薄的工作西裝，那種衣服只管好看不管冷暖。

我想在大半夜的時候問“你吃晚飯了嗎？”這種問題的人一定是奇葩到了極限，可是我實在找不到話題

了。

而他也真的搖搖頭，示意沒吃。

突然就有種對話也不是那麼難以進行下去的感覺了，就像一直困在迷宮裏找不到出口而方陣移動了一下看到了指路牌的那種心情。

這個情人節的晚上也許也不是那麼糟糕，我私心裏這樣想著。

第十九支白玫瑰死於我的剪刀之下，不要驚訝，我之所以會對這支好不容易長出頭來的白玫瑰做這樣的事，並不是因為我腦袋出問題了，而是因為她長的不好看，花瓣也是皺皺的，真的很不好看。

那之後好像我和李東海慢慢開始熟悉起來，真正意義上的熟悉。下班後兩個孤家寡人湊一對兒一起回家。

拋棄了泡面啤酒礦泉水，單身獨居的我重新把廚房收拾收拾，把不能用的廚具挑挑揀揀扔了一些，歸置了新的回來，冰箱裏面塞滿了雞蛋蔬菜火腿腸。

晚飯差不多準備好了的點兒，門鈴就會響起來，李東海就下來蹭飯了。

真正熟悉之後才知道這也是個挑三揀四的主兒，甜的不愛辣的不沾，苦的不行鹹了得化淡。

.....

第二十支白玫瑰死於不明原因，也許是開春時節埋下的種子沒有夏季裏插下去的枝條那麼容易成活。

其實，情人節剛過去的那段日子，他的心情還是很不好的，整天鬱鬱寡歡，話也很少。而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就突然在他面前恢復了言語能力，雖然心情不怎麼美好的他總都是在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沒一句地搭理我，但也總比一個人對著地鐵窗戶上的影子發呆要強得多。

有這麼一句話叫“功夫不負有心人”。再沮喪的小孩也有重新恢復正常的一天，幸而我也堅持下來了。

沒關係，我有足夠的耐心和精力來陪伴你等待你。

在李東海面前李赫宰最擅長的就是忍耐和隱藏，所有的情欲、不能輕易說出口的情感以及我對他的一切喜歡。儘管帶有一些欺騙的色彩，但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程度忍讓。

我並不是什麼純真少年或謙謙君子。